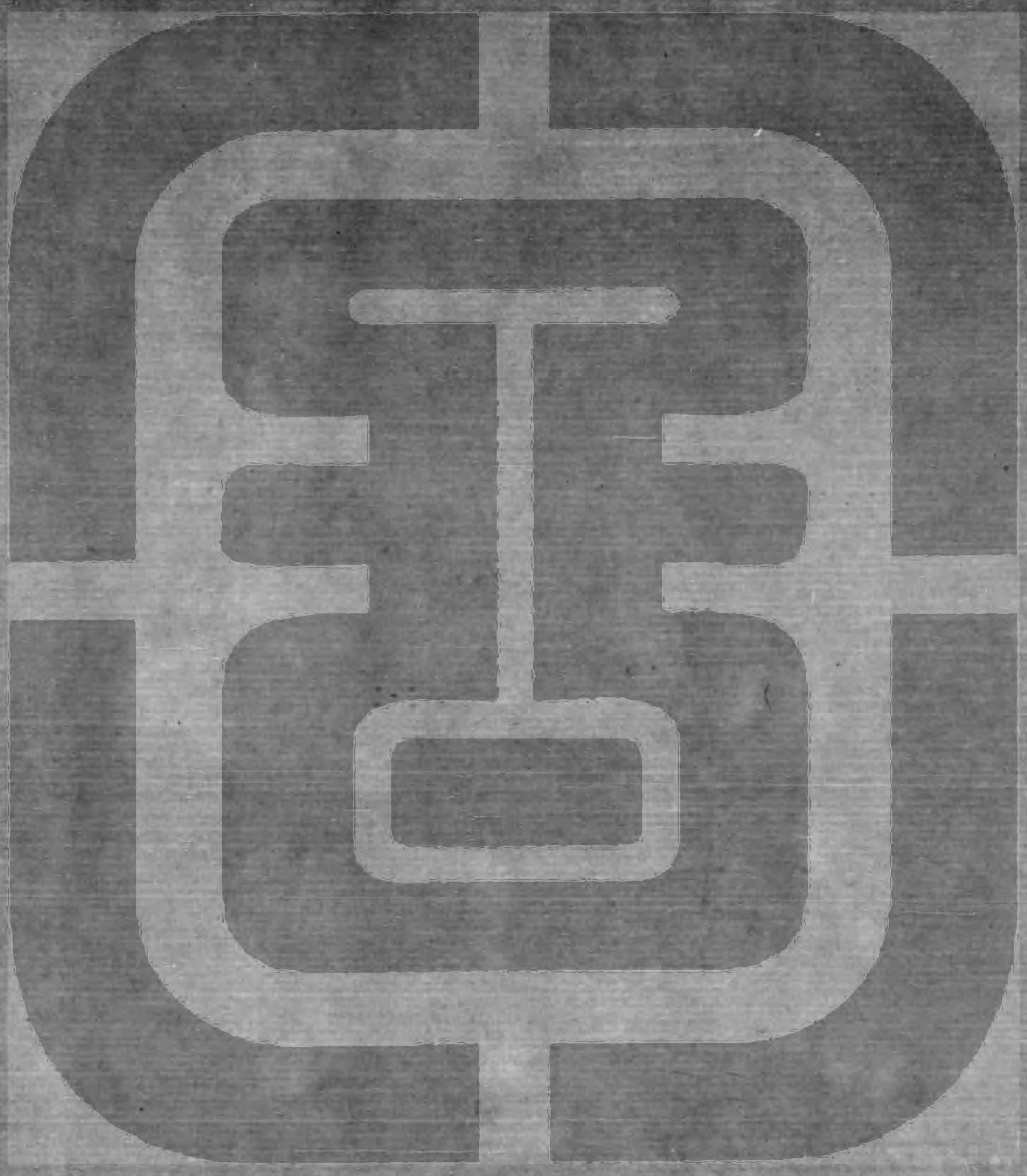


十



自知堂集卷之十九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書簡

奉李南渠閣老

甲寅之歲以捧牋之役得承台顏自後陳情不遂悲
慟繼之廬居數年惟翹首五雲多處炳耀上台光被
遐邇耿耿心目間然不敢以憂中姓名上通祕府空
切注仰竊念海隅多事四陲飛檄竟有晏然之望自
非敬輿處中書長孺居禁內何以臻此汝楠亦荷如
天之庇為多此海內之所傾心非區區敢私致贊頌

也夏月終禮適越詣門過蒙葵陽世兄秉謙篤厚淹留旬日於鏡湖秦望之間山海菁英萃於公家天毓瓌材以資昭代信有自也汝楠迂疏無補誤渥叅藩二十七載叨列班行自揆無狀矧茲衰廢之後愈益謬迷用是徘徊故鄉進退未卜敢因葵陽兄入朝之便謹啓起居并申衷忱伏惟相公念夙昔之誼有以教之其與進之惟命其優閒之亦惟命臨楮泝詹言不盡寫更祈慈炤

奉總督蔡公

伏惟師尊乘鉞南征于今五年敷文德宣武威山洞谿壑之會磨不斂手聽命南陲晏然有自蒼梧來者曰兩廣之民得倚太山之安免廟堂南顧之思繫公之力汝楠忝門下敢頓首稱慶獨百粵之鄉嵐霧鬱積氣頗侵人日念師尊眠食起居中坐多故母氏之憂跼伏山中者三歲有餘迺不獲一奉牋啓汝楠惶恐多罪頃者復涉仕路屢聞康寧爲慰又思師尊位列上公未登宰輔出將南越入相中朝不日躋子儀之位展魏公之志汝楠得遣問候承下風於京邑詎意尚未遂所祈夫用賢熙載試在諸難有志邊陲乞出經略古之君臣恒有以相成迺爾師尊今日之事

無乃類是哉區區之誠惟願師尊崇愛以列重望汝楠本吳下孤生少小庸劣辱師尊擢之儔人之中俾奉庭對當此之時汝楠雖無似師尊豈不以國士相顧哉濯纓清朝忽不自知已逾一紀竟寡礪錫之用遂同樗櫟之材進不能露布忠款退未能甘心林麓待除之日抱病自危上狀天官得散閒就醫藥甚便乃除南刑曹郎中留署優游無能自効平生頗願校獵書史輒以病奪祗餘區區心事未有染污此女貞之守非可稱之烈也嘗讀韓退之文稱陸相所取士皆當世名臣則慙愧山積無所措情恐負師尊知人之明永爲門下之玷師尊獨何以警教使汝楠淬勵頽廢不辱門牆耶同門生胡巨卿赴廉州汝楠敬奉啓事少展問私并陳固陋惟師尊裁察

奉顧箬翁先生

二首

年來跼仗不能日執經門下奄忽辭別回瞻夫子之牆不勝悽戀兩承飛翰深荷盛德九章之法要之但門下緒餘獨建國以來士人絕昧此學殆不知從此淹究星紀律曆兵戎權量該之無遺信經緯之妙數也門下獨探深秘妙解天人雖曰緒餘稍見蘊奧向來太平人無遠慮及今四陲多事國家殷憂如復徵

求韜略乃者制詔求賢臺省喁然首揚門下選部又
欲旁搜遺老題請凡膺薦奏遇缺登用諒天書亦不
日至門下矣惟願益崇攝衛以慰士人示教過蒙嘉
歎謂楠頗究時事楠以向庸鄙今乞疾散閒靜言發
寤於心仰攀哲人稍知嚮慕敢曰如來論所云耶翔
便更希不恡警教俾益勵良規謹裁啓代候何緣叅
對以增馳神

比在蜀中得與升菴楊公晤言因出所批評大雅敘
公敷歷一出東山遂登台府短䟽引謝仍伴者英寄
興緇素時發吟哦逍遙三箬之間獨立得喪之表真

天人哉升菴嘆聞見之難而汝楠深以歸來趨教為
幸豈意萬里東還故鄉兵火家山一帶逼近海壖咫
尺道途亦成阻塞徒馳心函文而未展攀承此心悵
悵唯雲流知之爾既而三疏未遂陳情武林之園兇
焰益熾必不得已菽園之志改為避地之圖白髮高
堂奉之千里之外奔馳官况晨夕多違豈素心然哉
我公獎引開示忠孝非所敢當然亦敬領垂厚矣別
諭榮歸以後日理瑤編尤於諸經加意潞公長康衛
武好學我公兼之正唯小子願學未能公高閣疑閒
靜裏乾坤悉炤隱伏時機若此公獨何以教焉謹附

潘知事使者勒狀布謝并申請教之忱祗候誨迪老
父屬致惓惓敬為代啓率爾悚悚

奉萬治翁太宰

伏惟頃歲明公正席端揆秉鈞台府際風雲上下之
交銓綜流品昭天日清明之瑞毗贊昇平汝楠方以
南國孤生衡陽守吏瞻泰階而肅覲禮效悞被以待
芟除雖幸明公曲貸迂疎勉留振刷自分等威有截
不敢瀆冒先容何意我公憐材雅愔推轂盛心吹噓
塵羽之微潤澤轍魚之涸遂令凡鄙亦玷臬司得以
年勞因階藩翰語不云乎無德不報第於大造何可
具酬惟有衷銘更深鐫勒茲者江藩甫蒞羽檄交傳
督師遂發乎疆中候見未申于長者徒殷勤於仰斗
尚夙夜以馳原謹專修狀先告候虔舌筆難攄心旌
搖曳惟賜鏡宥容待嗣宣

奉答盧後屏中丞

汝楠無似借山水之郡用藏拙劣坐此匏繫境內未
遂參承纔奉牋記以達積愆辱承臺下曲念私好手
書寵答意氣勤勤懇懇仰見長者汲引造就之心未
幾更接遠使仍誦德音象笏文綺之賜多儀璀璨光
生郡閣非所任忝感與媿并伏惟虔臺鎮靜三陲晏

如義聲所及風驅電掃繫我浙水代見鉅人而長者
謙冲猶注意小警卽斯心也仰思待旦千載同揆尚
何小警之足言哉竊意多壘似後宵衣側席旁求將
相豈有素倚耳目之寄近登扞城之績者乃能久置
南閩令且優游極知臺下道裕撫宣心勞弼亮汝楠
書生微悃亦願得如汾陽魏公者以壯當朝斯於臺
下虔禱之私自不容耳汝楠再守已不能祇奉長者
教誨痛自刻念求寡罪愆而不可得夢寐模範將以
東京悃悞之吏爲師顧分量爾殊荒弛無匹旣荷長
者與進自當激勵省圖敢邀寸進以忝屬望使還謹
附啓陳謝率爾不盡怒焉增懷恃厚贅言不勝悚息

奉嚴相公

伏惟相公正席鈞台垂三十年陶鎔帝皇宣翊造化
海內大小靡不稟於生成而汝楠獨闕然牋記每分
孤生有懷惴慄天高地迴恐瀆清嚴詎意分秩江藩
至重詣台司之日相公預燭塵微隆之晉接謬憐薄
藝被以溫和直廬丹地嚮來望以凌兢今賜之寵筵
恣觀泉卉平生何幸特受殊知待次浹旬卽有闡藩
之補方圖就道備臬魯邦非荷庇存詎遽至此汝楠
銜私入潞刻記鴻恩兼憶相公屬賦直廬之命以爲

及之不言愆不可請敢忘昧劣勒狀憶情并書拙詩
二章應教溷聽慚汗如流伏乞鈞慈鑒宥不宣

奉吳默泉先生 二首

恭諭江藩左轄晉拜中丞卽撫舊地手植甘棠緬懷
蔽芾固一方民物之幸通家契誼慶慰寔深老父間
居屈指同年不多殊擢今迺知大材晚著利器發矟
我翁撫宣洪都屠翁盧翁分鎮楚虔行當毗贊大猷
師表宇內老父林下有聞私喜又何如也相者方生
曾來衡郡辱我翁手書光重此子非但相術頗聰明
識道理每對楠云相人之法觀人心術察人精神如

我默翁仁人君子無有間然一時鉅公來世師範有
味哉此言因知翁之遣以教我非但相而已也汝楠
迂劣守邦媿無成效自雞鳴以至日昃徒勞無補戕
翁何以教之憲臺清肅不敢瀆以他儀謹勒短牋專
遣人申問安之敬

小姪自揆驅蹇駑甘淹留且歷二十八年所矣比茹
悲讀禮幾欲遂罷驅馳以守墟隴竊念伯父方秉鈞
軸陶成士類况年家小子其忍棄之斯時自棄非先
君意乃出謁銓伯父天下長者一見愛重藹然意念
入子姪肺肝潯陽學士傳伯父言可愛非特年家聞

之至變色嘆激閩官之補曾不匝月大越常調已知
自來特以海務未閑私切惴惴伯父推心置子姪腹
中不日東徙殊出意望外事公道私愛伯父兼之有
此振拔累歲陳人一旦增重令人佩不可喻使先君
幽泉而有知感伯父鈞造小子之恩當何如也業已
辭闕不敢復入陳謝啣私云邁鞭辟無能務求不貽
伯父之玷是所圖以報稱鴻私謝謁款門或伯父能
略之也當陽時序華誕屆焉默想潯陽而下觴祝紆
然所不安者未及脩一蕪詞申無疆之祝耳今且發
去計旬日可抵山東東臬去天最近尚圖亟辭嗣進

伏望伯父鈞慈炤原

奉李中丞克齋先生

二首

楠為靜中伏數我公於二十年間一為名郎一為循
吏數為賢藩臬一為重望臺卿自通籍締交諸君子
事業如公能復幾人而公之以邊略召尋復賜罷此
又社稷暨公之福也蓋天下非致太之難非幹蠱之
難以其幾先而方有事也若夫幾則已著壞則未甚
而憂危治世太息方亨雖有名碩柰之何哉故蠖屈
於一時而龍見於致太幹蠱之日楠之所謂福者此
也雖然此天所篤之者至於天篤而人修之公今雖

晏嘯盤旋山溪水石之間復宜何如也楠自清源別
公跼伏山中先後七年一守歸德再守衡州皆以鉞
刃而試剗割促促不暇又塵埃中所遇都非曩時人
物故舊之在樞要者舉不敢以書通唯泊然以守故
吾今經劔溪則公又在東山矣楊文恪公曾致王三
原書時三原家居書曰在前日有此恐涉扳附之嫌
在今有此不失嚮慕之意此貴鄉之鉅人而楠平生
所楷式也故敢以書承公起居併略扣公出處龍蟻
之意唯公有以報我瞻企之私殊不盡言

過維揚謁較門領至教於樽俎間詰朝欵我營中觀
所築營壘舍次豈但世稱將材公之曾懷真勺長淮
而杯滄海者材能云乎哉起廢近事用老成林下之
賢卑之兵革勛之地固勤惻惻然范老數萬甲兵
非稍試之經畧烏能露其先鋒哉防春事迫所為殷
憂客歲淮南鴈台二枝公威稜所震度不敢窺淮若
芻近小驚幸發一旅指畫盪平比於吉甫中立平淮
夷而後還朝入相固區區之所願也清河道中與同
年王西野同賦觀營一詩并致祈望幸公有以教之
力護入徐深荷使天之庇謹謝

奉趙司空二首

汝楠以捧牋之役詣公記室得侍燕閑承至教今又
隔年遙望台垣殊深傾注暮春之月竟以未允陳情
一趨蜀道西行東顧未淨海氛朝廷左藏桑梓奧區
一旦被海妖深入之餘往事繁華憶如夢寐重嬰君
親之念朝夕憤懣不勝報書遠傳我公以秘府鴻儒
元卿重望手捧宸綸視師東海恭祀海神更生垂死
汝楠惟公此任卽唐裴度之於淮蔡宋李沆之於澶
淵而寅清恩貸感格神人之責又唐本所未見者令
人躍然抃慶懽頌在途及量移東嚮渡江則聞享滄
溟於淞江抵家則聞諭父老於諸郡又數日聞第一

疏上已蠲東路之租數督出師已報先聲之振從此
揚黃旗紫蓋之精靈掃枉矢攬搶之芒角歸報闕庭
獻功宗廟告之諸壇銘之鍾鼎其茂烈餘庶使江河
清晏漕餉通行社曲桑麻依然如故可想見也方佇
俟間而吾湖縉紳忽有聯名之牘以奉行臺屬書名
焉其情出於吾湖闔郡之衣冠其書屬草於茅君順
甫緣主上弔死問孤之仁及我公惠民體國之盛翼
節鉞俯臨按輿圖披板籍而問死亡甦窮困焉情甚
迫切無待更贅矣第有司之所以不力請於今日出
失事之際司覈者不能悉報於有司及向來之所以

閱畧乎鎮鄉由主議者惟在獨全乎城郭不知吾湖
之民因地利以築室廬徂太平而安鄉落者在郊十
倍於城若無鄉卽無城矣吾德清之新市塘西歸安
之雙林芟湖烏程之南潯烏鎮其被殺掠燒焚之慘
豈異東路之陷城失堡者哉而司覈者固未之知因
以不報事成疇曩雖蒙至仁而不復力言情固然也
事固有闕畧於事初以聊定士心詳覈於事後以力
扶邦本乘我公使天之臨而吐露情實使民更生得
不孤朝廷惠閔至意豈非盛德事乎而司事者又未
之悟也是以勤諸公之請而候我公之臨國之大夫
有成事難說之心鄉之先輩有書不盡言之意汝楠
年家子也蒙公平日最親非汝楠盡言誰更言哉敢
喋喋溷公惟公俯亮之

伏念東南遘禍天實厭亂我公以朝端耆傑庭分斧
鉞金精所指勇毅震激王江涇之捷繼以乍浦俱數
千餘級盪定東海自古未有汝楠年家末行喜一代
元勳歸之於公尤倍衆踴躍柰緣不天之難繼以稚
子之戚垂死子身服也際阻不能詣行營展賀乃心
注嚮惟瞻台斗願公式符夙頌封錫南平從今遂銷
五兵散爲農器躋我生民登之壽域殆社稷神人之

幸也哀病崩摧未緣作誦謹因風傳捷師東指專人
馳賀容屆小祥候公北嚮

奉太宰古冲李公 二首

入慶參承伏蒙嘉盼老親荷垂問之厚旅廬奉賜顧
之榮自非相公門下弘度并包憐才念舊何以得此
省循兢悚鏤刻深衷恭諭亟膺宸命遂陟上台股肱
仁孝之聖人師表萬方之黎獻海內人士嚮風勅行
快際昌期其素辱甄陶敢忘警勗惟銜恩謝闕就道
瞻雲未報君親關心吳蜀因有疏請專具稟帖申謝
并悵祈相公門下俯照微情賜令就養其自惟比年

日懷自効違親萬里不惜驅馳今也老親年齒愈增
疾病種種而其遠遊違乎聖訓知年懼其遂衰結想
成勞驚魂不定况首春按蜀稽古遺風遵陽二轍謂
必有迴車之忱而後有叱馭之烈李葛兩疏謂必有
陳情之孝而後有出師之忠念已飛馳情難遽已別
草乞恩莫副吹噓之厚巾途候命惟深激切之誠如
察烏鳴朗垂日鑒庶萊服東歸係銓衡之風教菽園
日養遂父子之至情於某父子幸甚於士類幸甚
汝楠竊念頻年羈宦伏跡遠疆客歲祗役捧章遂圖
拜表正值朝廷簡注名碩晉陟元台而我公起自東

甌來踐政地真無異乎鹽海之方寄而袞繡之初還也海內兒童走卒以上無不知公衷忱而在廷縉紳大夫以下無不仰公風尚况曾塵名記室稔領緒言者乎誠願親詣政府而與觀盛懿焉及至都下睹公仔肩一德弼亮九重秉志粹冲裁文鉅麗以式符輿頌而上當天心汝楠方竊隨衆歡呼又喜承私欵接我公曲垂舊誼多沐過恩因敢白倚門之情求一伸報劉之志乃承公念方剛之膂力略蚩鄙之凡材疏報勉留情深期待汝楠省循負乘幸藉陶鈞兼以親命督征遂爾銜私西嚮但思黽勉敢望甄升何意誤

竊寵靈晉叨器使中途閱報祇奉殊榮回上扳之車叅維藩之務省庭闈而甚近距江浙之非遙實由我公造化人物憐恤微能以素所蓄積之盛心兼永錫爾類之微意假以逾涯之渥取之寡與之中馳命方新銘恩莫報汝楠自非土石能不激昂且君相銳情之時正藩臬宣勞之日何當深鏤心骨自策筋骸竊比器之無慙溫國第汝楠家庭疇昔之意亦每勗以許身而高堂喜懼之年尚未申夫報本尋初心而欲究揆薄分而已逾別傾幅悃之誠尚冀神明之聽與其坐成瘵曠寧如再乞哀憐茲先因老親遣書謹裁

小狀致萬千感謝之忱伏願上為廟朝善綏寢饋循
咳念切嗣狀宣誠并望矜慈垂省

代家君啓太宰李公 二首

某自劔津得覲徽容伏承公亟賜手書借之緒論已
深榮荷未幾我公旬宣兩浙保釐之暇首念衡茅屢
拜光惠啣感盛德媿無報旃唯聞公晉長成均遂階
密勿某私心虔禱謂天生不世出之才必膺異常之
簡果陟太宰斧藻昌朝銓衡群品海內之士無不踊
躍驩喜如某之曾受知門下者尤激歡悰誠靡可喻
第小兒某比年薄宦非極南之衡湘則極西之巴蜀

其又伏跡林泉通都隔遠牋記希缺慙負日增至於
老朽向來感戢鴻私汝楠每承齒及濫竽外臬公之
大造愚父子者傾嚮之私何日敢忘也唯公黃髮元
老適膺再相溫公之春某支筇北向方切斗懷而汝
楠捧牋詣京謹勒短狀用申候問且布獻芹之私某
父子素在陶鎔輒又以衷腸瀆聽汝楠自在守衡時
戒行造膝欲求留侍某自分平生衰薄多負明時有
子撫壯未宜卽圖安逸強令就任至今巴西宦程萬
里險遠不無繫心渠請愈固某亦兩難仰惟我公憐
念至情成就士類體之惜之於某父子不勝榮幸朽

僻賤夫豈敢冒干鈞造所以喋喋亦恃舊恩且關舐
犢之愛統乞台鑒

某於頃歲伏自遐陬切聽朝命恭惟當宁嚮用黃髮
崇選鴻儒而我公冲純植性鯁亮格天祥雲慶曜之
文章儀鳳遊麟之出處薦移秘府正席鈞台社稷天
下誠幸誠賀某素蒙與進父子俱藉餘庥猥在山棲
欣傳盛事敢以衰年草莽輒自踈外遂因兒輩北上
手裁牋記以致斯世之慶因叙明牘之私及垂電矚
獨荷留神小兒備奉寵私亟相存記某平生易感重
誼難忘至伊陳情一念其所處兩難者緣恃舊恩吐

膽相告承公念孺子之可教體大造之并容特賜
留極知假借某省惟殊遇立使適征且効數旬之勞
用答無涯之厚詎知望外仍冒新啣深慙小子之材
亦忝大藩之二皆由我公弘獎士倫輔崇世教察伊
孤立憫其陳情謂曾有構藝之勤曲加勸勗謂比深
簡書之畏特甚矜憐惟其愛之是以有此第毫髮取
重千鈞陳人亦生六翮一承推轂卽慰倚門某父子
啣戢盛心刻鏤肌骨在洪鈞爲至公之陶鑄於草木
非無自而生成恨不羽飛面覲爲謝祇仰木天之清
峻肅修穎楮以牋誠專遣一函薄申佩謝小兒感激

自矢堂 卷之九
之外思竟初心凡衰老之細微尚縈迴於方寸懼瓶
壘之既溢圖菽水之允諧應候稍酬方敢力請餘願
忝宣用迎天眷盛德遐齡如周衛武舉朝元老如宋
潞公非願頌禱之私實繫華夷之望不勝惓惓

柬蔡可泉先生

自桐川違別徽音蹤跡乖異不奉牋記者又十有餘
年矣然海內道宗夢寐時見臺下柄文江粵每與鎮
山朱君語及嘆服無已比承分守浙西駐旌茗上故
舊師友折節加禮歆然自視絕人遠矣汝楠違教以
求一引疾移官兩牧守疲郡大都悠悠空渡歲月唯

媿支離自求醫藥近方瞑眩一番稍起沉痾然還元
永保之術未有聞也郡有石鼓書院方與生徒更相
砥敕而江右潘生潮暨袁生夢龍姜生爓自粵留館
幾兩月餘夫自醫不暇而又以醫人其何能淑也久
乃聞皆公門舊徒鑄陶日久藥力已深汝楠方且資
之而敢自處以師乎秋期近矣遣令歸省且復詣師
門謹勒手狀附承起居

答傅少巖中丞 二首

自早歲以欵段幸附飛龍且辱不見鄙外景州一別
曠緬數年比來媿處深山夢寐思存故人當代名碩

寧不思一爲之執鞭乎惟疚餘沉抱幾欲遂罷馳驅
而我公久繫台衡重望分已乖違何意兩京喉舌小
煩鉅公汝楠得以過客扣公記室款談竟日至忘微
恙登舟記憶飫領珍言豈非中歲相逢一大快幸哉
渡淮以後墟里荒煙夜深桴鼓種種人事令人悔別
山林業已北嚮悒悒誰語仗賴使庇然亦間關得達
汶陽待聞阻風之夕靜言永思多所慨歎南北儒紳
覲逢問禁如是而是至於砥礪挺立幾爲諱言嗟呼
何至斯哉我公朝野倚重鈞軸舊司臨岐握手之言
雖出由衷第挽回世道勉爲社稷蒼生稍留公獨無
意乎玉體少愆計已太定加意衛生保身匪懈大雅
所歌敢爲公誦之

景州握手適兄丈以直道違邦讌叙兩晨倍頌公醞
籍雍容之論令人爽然至今誦服此後衡沔不遠侍
教無緣不能努力一見君子弟之罪也江藩守部復
覩崇華吉州壁間手墨數行晨夕如對州之大老猶
能歷歷記公盛事惜也不能企踵分毫多負平生竊
叨末契抱痛東還之後靜中念此更聞使節仍駐洪
都媿與懷并未由宣寄詎意兄臨省無何卽拜緘貺
溫言渥惠遠及苦廬厚德知公素所蘊涵第令倍萬

感慙啓處無地又惟先君仰德諄諄庭誨叔度可師
薦享之餘幽冥荷公當不可喻恭念旬宣移秩卽蒞
端臺江右之民何其多幸頻借使君不肖雖跼伏一
區餘風可想至於同年零落知己多違晤公何時又
非臥苦之人所當及也臨風隕涕裁謝增情

致王南岷中丞

憶自拊翼雲路瞻公顛昂薦紳心傾國器久之內臺
鳴鳳劇郡冰壺使海內想聞風采區區雖蹤跡濶踈
未始不見公寢餼間頃年閱歷流輩波頽令人無復
彈冠之念濟上叅承春容夜讌同心之言揅時之䟽

覘公擬特真一時之太山喬嶽也不日榮躋鼎鉉當
軸有人可以相慶矣領䟽還舟連日誦味信哉昌言
史公於征伐四夷之朝深感於宣房瓠子之役特著
河渠今日多事仗公少緩宵衣治水之憂掩卷不覺
永嘆公方謝客惓惓故交特開記室使導出境畏途
坦然種種德厚非楮生可盡敘也使還聊布感私

致王在菴中丞

久欽道望昨得攀承撫時論事之教昭乎日月屹乎
砥柱而弗容薄蝕淪胥之敬聞命矣差人遠送捧誦
明農諸什直寫本體謝絕點染覘公微意不為詞人

枝葉之文然而根本發榮枝葉亦自無不暢達者正
唯未學所不能及也撫營一帙仰見經綸宏綱細目
始終詳盡不惜惠示何幸如之嘗備官睢陽竊見中
原諸郡勢不統一而衝突奔竄互為窟穴今請重臣
以計營田為本原慮信令圖也但區區之意有不正
撫營而已者睢陳徐潁曹沂五路兵備之向不統一
若因撫營之端并得重臣攝之略如鄖陽故事使百
年窟穴一朝掃之總歸一之權以奠磐石之固腹心
永永有賴明公雄略實不能無望此食芹之懷不敢
不聞於公舊在山中拙述一部附上請教

奉南坦劉先生

汝楠自投跡衡陽與南嶽交相為戀不覺倏四五年
翔鴈不留之地坐缺通候於先生長者唯僕輩往還
輒傳言老親年來春秋社會未嘗不為我翁一出傾
倒而翁神止獨冠一座或久佇高峰或密探幽徑鶴
立龍行盡日不倦汝楠輒歎我翁仁壽固神明所相
然鼎火之力不可誣者老君之算後代不聞正坐不
能嬰兒故爾夢覺一編翁之胚胎神聖長養嬰兒久
矣長康何待言也又記月夕奉謁承翁握手扁舟戲
為鹵簿之說以發循吏之端曩時朱延平顧台州俱

努力循良一雪詞人孟浪之誚今汝楠兩試吏唯有
一貧堪不媿翁至於循良萬分一未有補塞非翁門
下之罪人也而翁誤聞愛我者之過寄鹿門來書極
見嘉許觀者訝之汝楠答曰羸者之不什以不負耳
盲者之不亂以不變黑白耳至於擔當明哲任重審
微運之掌股之間察之瞬息之際而化溢疆土豈羸
者盲者事哉失笑而別亦敢以聞於翁為請質之地
湘竹出之湘以東西此圖經所載我翁徵之以製洞
簫雲管汝楠目注意得之而此君頗秘度無可稱意
者遂至方命王夢澤遺編每登鶴樓酌鸚鵡輒誦其
詩蔚有神仙之姿而亦類禰生之遇翁徵之今且獻
之夢澤雖生不遇時得翁品題其詩亦可無憾身後
更以湘簾一牀侑詩瀆獻唯翁笑而存之滿吏且覲
且省禮宜早見長者但歲殘期逼不及參承春深晝
永桃花醞穠自北旅歸詣長者捧卮為壽兼請多罪
亦唯翁諒之

奉閔侍郎

在都承寵厚廿載年情骨肉道誼啣此南之耿耿在
抱西川之遷屢辱我公教慰捧持嘉命歸誦於老親
之前深懷感戢而老親亦以未入蜀猶為郡職無以

列嶙上書况有赴京揭籍之條非在任似不可請以此徘徊未定終以兒女子態未能出門也恭聞我公推讓端揆稍進禮秩然寅清懿德簡在帝衷固有不階天卿而卽拜公孤者敢翅足以侯赴蜀文憑近奉使翰寄到是日偶他出不獲對似發緘及歸啓函心荷無已唯初示汝楠赴蜀茲始當有贈言今尚未惠不能無望自古詞林應制雅什之外宣寄於關塞江山猿鳥卉木於蜀為多少陵詩聖其最悲壯者率在錦江玉壘之間斯可概見我公當代鉅儒於蜀塞獨無意乎而汝楠不敏亦借以託之無窮真不啻如渴

饑也第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冬月有所陳請仗公轉言不敢不以預告

與王方湖公 三首

曩意銓衡出職方氏司浙憲幾於憂其末而忘其本由今言之微公吾浙不支矣此銓衡所以善用職方也新易督府銳意平海封侯殉國二事灑灑笑談間令人人各有生氣雖然必勝之志萬全之謀並行不悖妖奴狡桀乘更新之間知公固凜凜乎其時也第兵機所動揮斥風雷震盪海島皆真氣所運昨竊睹公似有勞色小子芹心願公加意護持金玉之身運

真氣於兵機間是千里遙禱之私使人自玉山道中
言旋謹謝送之出疆之厚迴瞻紅旆此心惘然

恭承憲節移鎮浙西蓬室繫瞻使天逾近願言永依
實至情也其柰別去何陳情未允時事難言勢必出
疆以圖再上重整征衣且解萊服取魏園菽徒戀白
雲乃承我公眷念西行手書寵別多儀之貺情禮綢
繆慙感私懷豈可以言喻哉敬訊來使海事暫息我
公以本兵老郎仗鉞海裔二三妖孽知不足平也客
兵不可久恃賊退或爲進圖我公鏡機如神又何待
贅及貴省再安近亦多事會川甫戢支羅稍弭而叙

瀘之橫江頃復報警方事兵戈公何以教之謹附使
謝并述區區

汝楠三歲疚懷跼伏草野雖側聞明公屢贊征南綏
我東土輪困怵私未遑展賀以守拘攣之制故也比
惟東甌寇擾奪我太師陟寄閩閩袞衣所嚮斧鉞從
天指麾將士不日而閩中大定此我明公彼已機宜
素所洞曉故千里折衝如此其速也國家蒼生不勝
幸甚汝楠終禮之候適我公戒車之辰無緣追攀伸
衷祖道念公夙昔倍切依依竊聞傳言公之入閩不
但兵威振揚一切徵費汰而蠲之故寇畏若神民戴

如父真東南福星也但竊觀往籍載譽時機新法有不可盡罷而不然有在所必計者亦願以聞于明公也幸惟念之

奉雷侍郎

展慶北來極蒙厚寵惟昔釋褐雖同袍三百可吐肺腸相證底裏能復幾人而在苒流年同年零落惟公盛望荐陟台鉉登碩果於剝落之秋世道所係如何不喜今茲別去能不增情奉辭辱教甚荷期勉至情但某隻影孤征不堪倚門見待疏草陳情實由迫切我公雖爲世道相期亦獨不念世教攸繫乎惟公念之借重一言於當路菽園茗水之間晨夕羹牆惟有以知心報公爾

奉漕運侍郎澹泉鄭公二首

惟自己酉歲殘侍公司僕後堂飫領珍教不奉牋記缺焉數年我公當代鉅儒同鄉父執傾沂之私寧不夙夜而蒸湘巴蜀宦蹤渺然無緣奉達空切耿耿每與司長路君同懷馳戀自謂捧章來往必得展拜旌榮之下兼白路君之情詎意道入淮陰聞公靜對藥鑪方調火候未能伸謁乃承過施誠倒置之禮逾涯之厚彌增悚仄稍候門牆恭問門者海事漸平淮北

安戢知雖抱微疴雅懷自適我公夙昔十年龍臥海
內翕然具仰經緯典章之筭茲鎮江涯嶷然兩京倚
以爲重垂厓定西州之叛鄭公極青杜之荒大寄兼
之而隱然重防海賊不敢窺淮者皆惟公嘉賴耳第
海內多事而南北事病脉正在可憂某竊考古之建
都不聞全倚遠賦今之燕薊舉國寄命江南太上所
忌示人利器而幼賊之奸乘其咽喉國珍士誠之故
智若又將棄爲餘食而不用者此其意真可惡也蘇
松而南城社所在江淮而北延蔓難圖兇殘之跡今
歲已甚來春復如之何民命國脉壽康惟公某思一
侍領緒談而未得怕結寧可遽解也某茲還以老親
垂白業已上書闕下爲菽食澗飲之圖然奉親之地
亦岌岌未安柰何柰何極知時事倥偬而公胸中數
萬甲兵自巳勒定喋喋溷公素恃年愛且欲蒙公餘
庇等於太平之民以奉親於南山一隅之安耳惠使
督夫出境謹此裁致謝私并申懇悃用代面謁負荷
世道之身幸金護而玉持之

伏惟伯甫鈞衡夙望正席文昌世道士風倚賴增重
喁喁縉紳靡不傾企况年家小子尤切瞻依此來入
都承我伯甫曲念通家骨肉之厚與進其所可教哀

憐其所未閑獎引愛惜無所不至益念先君平生結
契口囑師承今蒙愛過深幽明同情且欣且感瀕行
請辭辱公開示次日謬進必荷噓揚佩切衷腸非可
言喻此行雖違別几丈東山瞻斗實近光芒向懇先
君一銘乃先君所藉以不朽不肖孤所以少違不孝
者在此東臬日切跂望願伯甫念之寵別密言尤望
留意小姪年來循省未嗣無能荏苒歲華逾四望五
每自分伯玉知非庶幾努力求無玷於周行終軍請
纓志怯年華平生已矣敢復喋喋異垂冲聽

奉梅林胡先生十七首

汝楠於仲春之月發都卽日西嚮想望光塵涿鹿積
次得報量移皆荷臺下陶鑄之力遂改嚮南歸場屋
迄事之別因成遠違不勝馳戀先此冬春之間偶逢
楚使承臺下謬愛迂愚條論薄伎誤爲能文汝楠且
感盛德且愧虛名端揆論材授官竟以協堂閒秩使
可藏拙乃知過獎之於量材均爲平生知己而大賢
寵異方得爲今日之地其何敢忘臺下不以曩所薦
論未盡施行四月十一日奉閱新報又蒙荐揚有司
仍以不才首冠列郡臺下進賢與善如石不移汝楠
何足齒論而臺下盛德嶷乎堅立可仰見已臺下之

心諒哉古人之心而汝楠雖極無似豈忍見知於臺
下而不以古人之心為心迺泐忍以希世也自今唯
有益涖初志以報知己而已仰惟臺下北陲宣力南
紀澄清茲當還朝非入贊樞機則出開閫幄方今事
機察脉按形急標重本起死還元之續非臺下其誰
任之願臺下益自慈宣以慰注望

自孟夏奉啓起居因桐鄉之警日夕畏寇兼以多難
殃及稚子遂缺修記辱顧軫念一菴鹿門二公傳述
尊意殊切惓惓感刻慙負兩情交并恭念開府之後
卽揚大兵連月兵機過勞算慮第下車授馘禽縱自
由我公神於兵策疇能測識浙直之氓從今庶得延
生契睿暮而昌鴻業元功屬公又何符贊也不肖哀
迷中因寇思患亟於化者歸藏奔鷺山墟披莽宿露
不能一出門戶且不敢易祥服以謁轅門極知我公
矜亮但馳思繫衷有言之難盡者敬因舍弟千戶懋
恩赴役謹狀問安稍布縷私

汝楠陳情待報家食多時亟承我公軫念門下故舊
荐臨淑貺汝楠感激慙負兩情相併伏惟我公按關
暨楚一宣塞上之威再殿天子之國勲庸上達不日
且陟疑丞迺以望最重辱按浙值島夷縱橫窮殫賊

態公攬轡初心曾未稍愜若上攀承焦思見之顏色
忝門下士徒增太息媿無一辭之贊而新例方嚴不
少留桑梓之域去公滋遠悄結奚宣出疆之日東望
台鴈遙啓旌門不勝哽悒第聞醜夷雖未殄除式畫
已有次第精兵就調截征可期且公精神猷略弼佐
戡亂已應玄符海上知不足平也貞憲之暇颺教在
茲斯文攸屬吾浙何幸所委製文竟以避寇嘗藥二
端未遑構結整裝西嚮與友人鹿門茅子縉綬難別
仍托知心告以所負茅子慨然曰吾當爲君起草草
成令人追至宣州屬訂定焉願公存之又念茅子公
司年最厚其志行不俟汝楠代贅卽今四十解組福
在福右而讒起成功在茅子已矣公寧不爲世道惜
一才人乎是所不敢知也

伏惟雲霄直指節鉞所臨原野昭甦河山搖動顧汝
楠何人承公賜存之外復枉品題所題額謹肅使拜
領懸之新居庶使密依星斗常仰太華後人永瞻以
爲光寵汝楠切念平生得逢知己竟令小子有造實
繇大造無涯凡此寵私總深感激比幸海波稍息我
兵漸揚公得以次第巡行商權文事惟願崇愛以迎
殊休汝楠自分種菽一丘棲遲中歲乃者部移促往

老親亦督西征登車之志與拜表之情並馳曾中烏
哺感深鵜濡自媿此月中旬行矣惟公有以教之
汝楠每惟客歲殘夏孟秋兩月間伏承我公坐之記
室聽肝膈之論我公力按蓄縮植漢赤幟致中興未
有之捷廟堂寵嘉遂握兵符甚盛事也而統兵以後
門下之士徃徃稽於日者龜筮或謂孟冬以前稍稍
未利過此以徃樹勳無前我公亦自惟及此興念不
已旣而川沙九月之挫略與數符天台諸暨三冬之
捷浙聲大震非公忠略蓋世疇能累報大捷如是又
令踊躍無任柰自入洪都之後瓦氏歸兵涉境粵中
募士登程因委守疆湖西督公無撫千里素無兵革
之地亦開戎幕其間日料理諸酋卒餉事歲除思親
因辭按部得稍侍醫藥而老親奄棄罪禍之延哀號
痛裂兩匝月以來如割如夢玉山道中忽遇談數者
道軍門進止甚詳而感激異遇尤切浣私至不可喻
恭諗節鉞自東按西幸西部稍寧皆餘威所燁不肖
如汝楠得還老親旅櫬永藏家山荷公庇庥心骨銘
感當何如耶伏惟明公聲施南北倚重比者河溢西
陞京東報警公南北一身也願金玉護持以慰輿望
且致門下惓惓之私

頃奉書過蒙惠閱符下縣中將授一廛爲市井民庶
不墜先君之業已荷如天之覆學師左臨將公榮命
賜奠先君寵以華文光及泉室加之賻贈資立塋域
不肖肅承感荷涕泣私心種種謝不可宣恭訊起居
靈超部貳總蒞戎政不但造福兩浙而蘇松之脆弱
閩甌之窩引咸有倚戴而振盪之士民舉手相慶當
復何如第聞定海之外比勤公深思夷奴効順情偽
未測殺機未可輕發將星亦合慎移汝楠忝門下士
卽日馳切且詢太一家具言兩數利於相守久則彼
當自効或自有青暫時洶洶無患此與我公經略默
符不敢不具以奉告

不肖屏居山畔恭聞宣揚廟略廓清海壖竟剪兇魁
先拊疑貳申南方邵共成中興復古之勲以今準之
不足多者不肖久塵門下特受鴻恩雖在疚中不勝
踊躍欣慰之外又念徐賊雖就梟擒向之假號島外
神仙者終係元渠乘勝之師定應善藏神妙究此膚
功大快朝野鉅猷允斷揆所自成千古勝計良無二
軌不肖何以竭駑鈍繼頌聲附名銅柱之末也方展
轉間與教學一生稽於太一究此不遠矣願令往來
軍帳何如

頃奉牋率爾發緘乃悔不啻漏萬我公鑒納如流兼
評及苦廬所苦溫言俯慰誼均休戚甚荷盛德奏凱
論功之際徵及陽明全書仰惟義問殊勳此舉真無
前之盛較之平藩克寨事勢倍難第成功難居陽明
夫子平生之志與道周旋其事尚垂殷鑒此正宜獻
芹心於知己之時也渤治盜小功深德王生一言歸
之天子大臣之力竟以保全勳名况公平海之績上
自廟堂中及同事下比士伍注誦手疏副其所懷者
又何但蕞爾渤海不肖竊比王生烏能已於贊公也
至道冲焉酌用不盈太上之說通於兵家易不云乎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戰後一得敢以望公惟公念之
所薦其人未訥數實絕精試取其太一甲子一週纂
定之書觀之雖陰晴燥火於數不爽主客大算萬無
缺遺不日明堂論思尤足以坐籌四裔而決勝算於
萬里之外者公自鏡照又何待言西馳甫捷東征不
遑哀我人斯頌公靡喻伏唯留神保愛

春首恭承附李良民寄書捧誦感嘆公為吾東南經
營勞勩數閱歲年得擒梟雄翫之掌股然猶不無彼
此牽掣內外矛盾舟山之役復勤東征然以公哀我
生民之心知何憚勤勞也汝楠自終禮以來靡日不

馳神麾下冀叅承緣聞窮寇未殲溫台震盪蓬萊道
中竊計騷然腹背用兵塗路為阻且夷猶山隈以俟
掃定嗣聞溫台之賊東遁已盡壽星符獻天眷彌隆
汝楠發家之日卽舉手遥賀此我公得張弛縱橫無
不如意之日也殊為雀躍欣喜武林淹留遂經旬日
試詢海洋事狀紛紛不一愈欲一見躬承指示意者
此奴已在目中而收圍曠日持久勢窮堅壁反處靜
中拙速既乖巧遲何計撓以動之巧以中之知公定
有神算刻期凱旋至於退自溫台者陸梁閩境恐如
鳥獸來去倏忽尤不可以不備也書生之憂亦欲以

此面白於公柰抵蓬萊身熱頭痛回首內顧嗣事之
期度在此月之末與龍溪兄熟議先肅牋記申候臺
下動靜俟嗣事分明卽當詣前先賀戰捷次一一
啓別來之忱及公素受殊知茲屆滿服出而或震或
踣事固由人自揆或出或處尚未有攸淑尤所夙夜
思請教於門下者敢因牋素先發其端

歲前恭聞旋師自越年來禍本玩之掌股之上非如
裴公處正能服其心范老風望能寒其膽及成否之
數置之度外疇能及此欽嘆無已山中苦塊與深林
猿鳥以送流年倏忽兩週彌增悽戚緣是未獲賀公

殊勳并獻歲之吉北斗光芒徒炯炯心目間爾季春
以後一理祥事當卽赴轅門謝向來千萬罪過李生
良民書來述公垂念鏤刻何如謹勒狀附渠致候
日來附敝縣奉記昂首卿雲心飛五色多處不勝取
切時西鄙甫戢東郡傳檄恭想明威照臨不足底定
又念西事起自嬉戲卒致褻斬入告善詞庶幾不震
不愆惟我公修文勅天素所擅者因此已肅一緘竟
復中止今聊及之以見區區之愚云爾

伏惟我公盪平東海再造江南自有位以至父老無
不願公因誕辰詣臺稽首以致觀頌聞公乃欲閉門
而却之不肖固知其不可却也唯不肖忝門下士獨
不一至向不敢言今當布之於公於禮守制出謁鉅
人墨衰則非情持服則非禮惟大賢包容稍越百十
日餘將修禮服請公請罪矣敝縣胡君徵文獻公閣
筆廢硯之餘勉為知己綴備且將陳於著作之林何
異以葦簫間朱絃用土鼓和黃鍾也自媿自媿湖中
妖寇仰仗威靈不日大定第其中隱禍恐未盡銷揆
厥禍端散兵太驟太都散調集易散土著難自用兵
來向之雄埋里巷可以為姦者無不籍之為兵希冀
甚厚一旦歸農其安心乎願下有司多方弭之胡君

爲令鳳之師師冰之皎皎不媿高科不負師門是併
可賀公者敢公言及之附吏肅狀戕誠尚圖別布
伏惟紅旆東嚮兩師先驅樽俎臨衝得侍讌笑前史
推雅度於謝公知其不能獨擅也旣歸蓬舍心飛舟
山彼釜中之遊何足以久勤大師豈曩時所云真有
以負公耶戎虜易逐已意難除老生常談要亦竟驗
第惟公震驚而鼓舞之想當收功於目前也公出師
劬勩方媿靡可爲贊顧承縉儀來貺殷動勸駕情禮
過矣豈所敢當汝楠自揆迂踈年來啣卹廬居久伍
木石初意從此遂卜長往誤辱知盼盛意卷卷恐負
門牆歲暮聊欲一往以觀機會凡百欲言統候凱旋
詣臺宣悉茲勒劄子附郵控謝

竊聞本朝故事自柱史進中丞不爲希有以按部陟
撫臺則惟公一人而已真異遇哉兩省數百萬生民
之命保護在公大任亦爲投難第自來稱邊將之功
難於廟堂邊圉聯爲一心今君相傾心視師重臣合
契此立勛邊陲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加以蒞臺之
日旄倪舉手加額縉紳歡頌在途從此究竟成事如
峻坂之走神丸爾汝楠以門牆諸生何幸連旬得從
游其間預折衝之讌而聆登壇之誓乎頗聞賊奴狡

點數乘開府之後必抵一隙浙西兩部水軍更願注
委須及孟冬以前愈集驍銳以待之橫海截其外六
兵禦其內殊勲可計日而建矣讀威寧傳塞上之捷
三百有奇王江涇寨斬五倍其數封建有餘功矣在
公慎之如其始爾近報以文場事顯責新按院恐請
敘之意未必同前舟中強構聊成一首重公命也一
歲之間畏寇戀親文情頓減然不敢掩醜正欲公憐
我蕪陋而鞭辟之庶不終墮棄也臺中奏議日望賜
來汝楠此行或當守部湖西與其域中賢哲共訂此
集必可永傳也道入玉山江浙異壤迴望高牙曷勝

繫懷

兩奉手劄承盪平有期比聞移鎮舜江此凱旋之端
也淮蔡平而裴公入相得非其時哉令驩慰至不可
喻汝楠忝門下士辱公陶甄已荷高厚乃念行色寵
贈周旋督護北上鏤刻五內啓處無地將何以報惟
有心知爾世事不可人意徃徃於不意有之敝邑胡
令夜來已聞迺父之訃不但區區遠一知己敝邑實
失循良靡所復恃且為知己軫惜痛傷此懷諒我公
同之以胡君鸞鳳異姿暫戢苞彩奮翼赤霄終當為
門牆增色此行委代之人獲送之使凡可加意者願

記室念之汝楠已自乞公分符而仍為胡令轉達屢
瀆無厭然必固以請者所謂情之所鍾爾不日完荒
壠事更裁進止

自辭公轅門解維而北也日望新綸嘉舟山之捷歸
公袞繡而用作鹽梅漸近長安未副所望豈殊恩將
下復有停待耶竊計四陲多事國家安危寄之虞坡
楊公暨公二老卽成周周召分陝保邦秉麾西北者
未許還朝則東南防春廟堂獨無意乎廣陵淮陰齊
西俱故人位蒞端臺相見問訊訝公兵機若神巧造
東夏汝楠媿不知兵惟以臆對天降此禍然亦篤上

戡亂鉅公其英雄威武可以鞭撻三國才賢惟隆準
一時人物庶幾近之諸老咸以為然卽道路輿情窺
測巖廟其鑒公誠忱而想公風采可以默會復何慮
封拜之遲也四郊倚仗二老翻覩平定至於中原腹
心殍死相望雨澤枯竭桴鼓震動齊汴鳳泗俱有隱
憂汝楠書生故態不覺深長太息誰當似公大疏手
筆奏治安於闕下耶惠編熟誦幾於絕韋蘇長公敘
古來文章惟賈誼陸贄為用世之文我公此編豈不
并包陸賈默符長公蓬牕藉此開啓甚弘遵巖謂且
求公於章疏之外必未睹其盛而遙為之詞也謹陳

縷縷謝私容至都下嗣圖宣悉

在都下曾兩附郭少岡略布悰欵乘訊諸孽茲浙直
蕩定第閩中可慮地連溫台不能厯公經畫耳然頗
聞彼中之情皆起肘腋須撫輯與梟剿並行不然八
閩之內譬諸書蠹為蟲不待外侵不諗事體然否出
都登舟繹公奏牘真黼黻中天之手惜哉兵權難謝
辛苦海邦然熟窺元台以下緒言揣摩上意東南未
盡無事則倚毗安攘之心有加未已公其何以處焉
願與荆川公共圖之

答馬鍾陽公 四首

汝楠從仕版中求海內鉅公而師法焉因望下風而
傾屬者蓋十餘歲始得瞻公山立手容於章江之上
猝猝告別既見君子心猶未寫至今如負迺者乞身
兩疏報寢代匱叅佐得侍公藩垣將朝夕聆名理至
教豈非假之良緣哉何幸如之正自幸問而辱翰遠
臨誦味高情若投分之素厚者汝楠省循本無姱節
向寄遐蹤莫知何自承公殊知也抑又何幸尊諭督
赴西藩區區乞侍之念正欲努力一至聊效驅馳為
陳情地緣照文未到殘夏仲秋兩月涓辰尚未可期
緬惟分陝旬宣異日棠陰今之栽培可識矣師法所

在心馳台席楮不能宣謹先布謝

不肖臥苦痛定之日每惟洪都投跡幸侍大賢半載
論心乃得平生未有吉州趨省將以兼程晤公度展
臨岐戀別之惘不意問寢違心別殊草草至今悔之
罪稔禍積先君竟棄不肖歸櫬之後敝廬一火焚先
君之籍以罰不守延及稚子相繼天亡病骨支離寇
情驚惕自分必死猶幸尚延未緣修一牋記并續客
歲贈言蓋坐比也干戈不測勉襄壙事在於仲冬正
圖小祥以後努力修問手書存唁忽自西來惟故舊
之不遺賜溫言以相慰已深鏤刻豐儀垂奠感泣何

言痛惟先君每談自會公劍浦心醉冲融今在九京
荷公交情又當何如也閉戶稀聞外事誦札乃知久
踐端臺江右一方公旬宣有年茲特臥鎮抑借此以
階台鉉何足久勤公也詢及海事徐賊梟擒東南快
但上書願效之人期而不至別島窺利之念或未盡
忘須觀來春動靜方堪暢譙太平又百姓膏脂已竭
而軍事揮金如沙更煩杞人之憂爾恃在愛厚敢發
此言徵及鄙籍請教實至願也柰刻本盡火未緣卽
上容以錄本乘便嗣呈謹勒此布企仰感激之私
兀坐行署恭念載馳欲申贈言之誼汝楠蓋嘗稽古

籍并國初建制以姬呂勳勞位比阿衡方分陝東西
畢公亦自內保釐東土國初用六卿出署方伯茲其
遺意歟國風所載衛鄭賢君入爲天子三公則今之
以方伯晉陟台輔亦於成周有之二法將安取衷哉
蓋創國之治以一人之政風天下故分陝保釐出自
左右中興之治以天下之政佐朝廷故承流宣化取
自藩垣使聖帝明王更世而宰創國中興之治未始
不同揆者故由來徵拜之老卽當時保釐之臣今之
敏於承宣而練於經制藩垣如公幾人哉正入而輔
中興之時也將構此文以贈公行且請教於公連
日文書倥偬奉庭幃而翻違別情事亦惡遂苦構不
能成篇容以異日補上先呈其大都若此惟公何以
誨迪

歲前敬緘鱗幅奉託使聊啓起居至於偃伏山中抱
疚痛定乃勤明公以故人之私千里重貺弔哀之錄
餘及鄙伎此直與古道論交憐才博採者同揆感刻
之私惡能布其萬一也歲月易得禮制屆祥緬惟我
公撫循江右又已浹歲年時豐和黽黽絕跡西人袞
衣之戀當復何如惟念巖廟倚望不能久留爾漫答
來詢直云敝省不無隱憂何意烏夷之患遂遍貴省

東南閩浙江右聯為一肢滋蔓之勢知不能不軫明
公之慮敵省促往不啻櫛比東南力竭柰北事孔嚴
何哉公將入而弘化必有至計惜無緣得承請也襄
事間覽者中所梓陰陽書頗有領處化者歸土令人
感恩謹勒牋附

奉曾前溪侍郎

前年兩經魯道獲奉台顏光譙德言敬承佩服別云
嚮慕殊不可言每惟我公弭節濟上耀旌徐方躬胼
胝蒙雨露當百勞以復漕道繼忠宣公以後未有之
功其績業宜在掇甲冑靖邊海之亞哉朝廷晉公卿

貳尚寄留曹士林鞅缺抑又惟公自在留垣素聞靜
重處功之日冲用不盈此所以繫表儀而階柱石也
前歲冬暮自吉趨省聞公節越取便洪州不肖方引
領庶幾得遂攀晤無何罹難抱戚東還濶別耿耿之
懷至今不能以自狀也山廬媿處數憶故交屹然定
力為國倚毗非公疇當惟遙仰斗樞願諧私祝而已
忍死伏跡之人本不當以姓名通臺省者第如公風
誼素心所欽情難遽已且恐旦夕趨駕入踐鈞衡則
機近之地又豈容通燕雀之私敢因留曹貴屬周王
事璞往來之便謹勒短牋遂布候悃

奉馮午山中丞

伏念汝楠比以外臣捧箋北上公謁都臺深惟階下
等威有截顧承公秉謙垂厚加以殊儀尊俎殷勤繼
之上夜汝楠實蹇劣非所宜蒙但泰亨之世大人在
位必有包荒不遐遺之盛以彙進海內英賢故不擇
涓微亦辱收采在公自盛德也而汝楠感悚真難喻
言歲前閱報我公以樞府具瞻宗師先覺穆清注念
特進新喻爲諸道表式海內拭目仰翼大猷汝楠爲
世道來章之慶與門庭燕雀之私驩喜又復何如也
向以避寇山隈未緣啓賀紙切繫懷比因未允陳情
勉赴西蜀道經我公梓里得備諗新歲興若浣慰無
任及會廣濟揚尹又聞仙眷赴都忽憶面語屬訪戎
州之藥以公仁人蕃後固當勿藥自來第區區已驗
之方食芹而美不敢不以獻仁人也謹勒小狀奉申
問候

與周石厓中丞

承開府以後揚簸化權鼓舞豪傑東吳將士頓生氣
機第每欲挈舟抵閩一觀大中丞注措兩疏不允老
親督行遂於前月西嚮徒切悄勒車雖指蜀念吳中
方嬰多事征途每遇調征將卒見其驍武爲之解顏

沈何俱名將也粵將機而蜀將健俱可用者弟沈每
晝自污之策以求保已成之功常太息靜翁督府不
能因善駕馭之在公必有妙畧使彼由公穀中北村
則蜀中法官幾寘之太辟矣今脫死復官正報効之
秋也昨聞渠渡池已五日從大江抵蘇喜甚弟移官
迴車適逢公使逆之宣州弟敢以便宜輒使還報慰
公夙夜之憂海事本切身之痛且辱公平生之愛令
使擅還且以書上無他戚之惟公垂諒焉

奉郭淺齋侍郎

汝楠伏惟甲辰乙巳之歲撰書生刀尺得事我公於

勅法之堂承公謬知章句微能曲諒迂踈偏性棄其
尺朽錄其寸長秩滿之日賜考上上以後汝楠得玷
外藩歷汴楚西蜀封疆我公大鈞所造誠不敢不知
所自也蜀中乞還侍養乃得量移分部湖西實公大
賢名卿桑梓之域方瞻函丈思握衣趨舊日門牆而
請益焉公之念舊過優賜之手書副以多貺詞儀溫
腆誦領感悚至不可勝恭訊令嗣得公近履雖世路
抵巇淪公命世偉材於泉壑林藪之間而公葆和十
年上窺鴻秘從今遐齡無期乃其餘事外物軒輊有
不足云者且鳳毛翩翩足繩公武天之厚公固在斯

爾欣慶何如卽欲假出守之便咨歷鷺洲遂謁台座
緣省中臺使初臨事規未定汝楠亦且逐隊行謁候
承末議第先生長者之前不容已於早通區區之忱
謹勒牋記專稟起居伏惟台諒

答張百川侍郎

伏拜緘滕之賜手書溫渥儀幣縟肅使敬承情文
甚寵更念特達之知吹噓之論雖明公優遇以國士
而省循實未免乎儔人徒有心齟庶以銘感爾叙夷
之叛有司久失拊循從而激之非公文綏武勘烏能
盪定若此第窺公建昌之捷辭而不居橫江之勛讓
而不獲夫道冲焉用而不盈非但善兵蓋以適道也
用斯道也端委廟堂翼替垂拱高而不危尊而彌光
行見之矣不勝仰服賢郎日親庭訓夢想雅懿金玉
其相願一接談相摩性命之學是聞於賢郎聞於明
公者也蒙公垂厚誼切通家敢輒及之

致簡一溪侍郎

伏謁登龍用紆北斗以南之素仰承公寵之駢筵久
領清教不翅聞所未聞公之德宇澄凝精光炯若所
觀感於公深矣海內人物不在巖廟則在山林而偉
傑遊世非仕為英雄則隱為仙聖令人惻惻亦復爽

然奉別西上金川回戀無旣謹此布候并謝

答黃葵峰翁

汝楠比年守衡於粵伊邇備臬西蜀乃我公敷歷之
區飶聞鎮世砥柱濟時舟航才節巋然繫上下之望
非特得之雉城憩樹臬府飛霜吾浙之人詠思而已
伏念上䟽未允遂事西征必將撰刀尺以從大人君
子之後詎意中道量移遂阻攀侍迴車之日睇白雲
而夢璫樹未始不驪嘅交集也敝司吏來承我公手
書珍惠亦眷念及此令何可當唯有感戢量移後家
山稍停更理前䟽已構綠菽之圃將終焉已海寇愈
熾彌山寨谷我公舊日所樹幾為剪伐十之二三老
親度無寧居遂為就養之圖孟秋下旬已離浙趨江
藩矣世事如此霄旰靡遑我公負世倚望寧得久留
西川又烏能不從廟堂一拯舊遊之地耶敢為東南
預祈速還袞繡

與張巡撫臨溪

汝楠以待次入都竊睹公卿間述公譽望至不可數
無何以中州寄公袖斧鉞而乘熊車自儕輩仰觀可
謂望而震焉已然公卿猶以為未厭於心必速躋公
九列乃為愉快公之積望至此孚於上下深矣方今

自知堂集卷之十九
自左轄陟中丞惟南征北伐為難真所謂將有別材
非關政事至如得中州而拊循之殆公之熟路輕車
也藩封之制祿河道之隄防歸德之餘孽磁州之防
秋固勤擘畫視南北事不相徑廷哉欣賀欣賀汝楠
補秩謬進魯臬於汴中最高為近疆方賴公庇存以淑
不肖謹因杞縣縣丞徐繼先赴任之便勒牋申候兼
致下私

自知堂集卷之十九

自知堂集卷第二十一

德清蔡汝楠子木著

書簡

衡陽門人朱炳如校

東尹給事介石

楚之鄉先生出處與世道相關方今之時唯兄一人
而已嘉魚令君道兄身處蓬蒿之廬足不及公家之
室威鳳玄豹愈深愈遠使人徒想像而不可攀即此
兄之盛德所以迥絕一時也過嘉魚仰止之心不容
默默高居隔遠無由宣寄謹裁楮託致卷卷之私憶
昔同官行人接殷勤杯酒之歡將隔廿載矣言之如

昨日事其間歲年兄或顯或隱多所樹立如弟乃栖
栖兩郡尚未拂衣真無足數惟嚮往一念不敢頽榻
可告君子爾令君又道兄駐容難老竊爲世道甚惻
兄雖無求於世世能已於求兄哉惟兄寵恙以答世
望

東錢給事中海石

楠自入仕海內道誼深交如兄能幾別來蹤跡異居
問訊亦寡見朋輩自海上來則云兄邃於典故讀泉
翁先生寄樂經後叙則又知兄精於禮樂雖不及聆
兄警歎而即此可觀其深方今東西南北亦孔之艱

矣覩薦章數十上而不果用爲世道嘆亦爲兄幸楠
嘗念世事轉移必須如醫家回生起死君味一定而
臣使從之苟爲不然止是稍稍支吾比歲賢才非不
錄用及其就局如萬金良藥爲佐使而雜於諸藥氣
味之中奏功難矣非人才之果不可用也兄厚養未
試固所以全其能而用之大爾幸兄倍萬護持楠極
寡陋兩補郡欲小小行之一隅亦多見齟齬與初志
背馳蟬翼薄躬知非世器亦因秩滿將買舟洞庭浩
笑雲水之間因得歸依老親兼訪兄於日出之處請
教有日也令兄泮翁伯甫年家聯郡賴益良多且於

會時即想見兄丈風度謹因歸使之便附布問私
致張按察使浮峯先生

洪都叅承以後缺奉牋記顧辱垂憶兩奉手書年家
道誼甚厚甚厚顧省何以蒙此翰諭自入粵來得訪
江門遺跡賢哲所到取益無方敢爲吾道幸慰楠極
不敏年來臥守衡陽亦江門夢游之地心醉遺編聊
有領畧大都江門平生深契湖南無極老翁之指以
無欲主靜爲要君子鄙夫之辯間不容髮真所謂志
於道德而功名富貴不足以動其心者即今嶺南一
脉尚多銖視軒冕之徒君子之緒風可睹已以吾伯
丈積學盛養行歷遺墟豈不有感於一笑功名卑管
晏之遺聲耶吾浙學自得明翁夫子可謂炯如日星
然及門同志海內間有未信至目爲柔與頽惰要亦
功利氣習有一二逗漏處被人覷破爾取益嶺海掇
此金針知吾伯丈不但自躋至域必有所以發明師
訓興起漏習行自浙中以遍天下者又何幸何幸王
子切磋如接明翁夫子風神龍種自別每見令人惕
然興思近楠已滿歲行將陳情以依老親敢附使謝
併報區區

答胡叅政栢泉

汝楠自出守睢陽即不獲裁書承候然海內豪傑未嘗不見之羹墻比雲朔多事倍懷我公素閱韜鈴行展籌畫以刷我卿士大夫四郊之耻聞問在疚爲公家難增感亦爲國人材增感但熟閱世態豐之日中難慮蠱之先甲易新旣在旁觀且須靜以待局邁會努力未爲遲也此爲生民立命所不可一日忘者舍公誰致望哉公亦忍忘之哉張貞峯携公詩文二帙過楚黃鶴夜靜篝燈讀殘文逼西漢詩闖盛唐而皆根本經術非區區章句可比然要之小子處江湖之遠以優游無事之懷拈起此事忽投夙好故有此評

若以論公抱負當出入文武吞吐勛業顧置之散閒之地以昌其緒餘之文亦甚可惜也巴翰諭願遊南嶽念菴言之少沮此與此不特念菴品評爾也凡登南嶽者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汝楠嘗欲爲南嶽訴其不然夫南嶽以一名山位鎮八省高插五峯俯視下界郡邑江河如芥如縷脉迤山麓雄突蜿蜒矯如游龍爲培塿爲丘垤者以千萬計日月出瀕洞之間雲霏極變態之狀如是不足爲勝而一草一石幽奇峭拔嘖嘖動途人稱嘆者顧賢於南嶽也哉南嶽之於高大光明也猶聖人之於道德也澹然而不可夸蕩

然而不可名舉天下之名山自南嶽觀之則以爲一隅之巧何當與公共登祝融之巔攬南州之勝發狂吟舒長嘯賞吾輩之獨知而憐世人之未得耶汝楠秩滿矣且以親老乞辭郡矣如不可待唯畱其說以俟公他日之鑒南嶽山靈無言長峙而汝楠以此贊之山靈亦且笑我知聖人之污所以然者亦借嶽爲言以致相勗爾公以爲何如千萬節哀自重

致林心泉

維夏捧章發茗溪指震澤使君五馬如在目前矣三卜星外望閭闔烽煙羽檄如飛吳江備警遂返棹遵

宣州坐失會晤今歸棹再經吳門亂離如夢沿塘之氓撥煨燼各理一廛泊城下問舊館人存亡館人驩喜中相存嗚咽具道市井如舊物色更新非使君有以覆燾而保護之能然哉某於泛觀若此亦爲增情況蘇湖唇齒烏能不動也極欲候使君公暇登堂參侍因得細談以積勞堅臥舟中憚一登岸且兩院皆舉主旣見則不能以疾辭矣舍公而去默默含思湖流知之也重兵坐食松寇方張粵士將來土民日困公晨夕坐籌竟何長策仰賴餘庇及我湖民維梓與桑俱荷無恙不勝喁切當有以教之

致楊升菴

業自束髮即知誦先生之書以爲舉業誦辛未魁卷
狀元策以學古文詩詞誦題評檀弓詩集詩話樂府
逸詩韻經以開聞見誦滇記餘錄續錄談苑及先生
諸集中有評近代白沙定山之學與禪學俗學之別
并論希夷之學非陳非莊非禪非俗非華山非考亭
其間黜乎中藏先生之學精且深矣間居夢寐思睹
先生丰神頃停旆金沙乃一逐隊相接而別空肆嚼
於屠門何足以飽也某又迫於北上未緣繼請謹遣
書代問并致年來下情拙稿二帙誤爲友梓行敢獻
塵覽倘得賜批評數言望外之幸也

與張明厓兵憲

自攬槍搆戾犯牛斗之墟未聞一捷能生士氣轂下
群公視爲疥癬而東南實有關格之憂令人抱憤無
訴間而公初自楚來營門乍開闔座未暖海門之捷
至矣何其神也必有以也征苗肯綮久已備經正所
謂十九年而發劔如新者快哉快哉廣陵詣謁承公
邀歡盡日省慙過客瀆擾兵機然置酒臨江殘樽倚
竹亦足覘公談笑折衝而環帳以外游揚雅度者不
知若干人矣某藉此稍安悚仄至感公盛情則有不

容言者淘金來歲之數揚野禍輕公實捷首願竟戎
功大張皇維澄清海甸區區萬一得請南山種菽餘
疵小休公之大造東南而私於某也亦多矣抵真州
謹勒此謝

與吳桂軒水部

湖山間氣之賢嗣文章鉅公之後企懷二十年矣得
侍河上殊可爲慰方舟超送更荷垂情徐方舊洪水
落岸高雲龍相向中流晏談信一段佳景也風恬流
駛反增斯湏分手之情雖然好事難畱離別尋常耳
吳山五林終堪結社君子惠而好我意肯携手晚節

同心乎孔道飛翔易逢尚當嗣音茲先附使牋謝

與沈少湖都憲

清源幸逢拊臨備警方建高牙六七年間寤歎懷勞
得於侍間稍展極承公欵言密厚啣私中藏何日忘
之前邁數程不聞羽檄想今秋邊事已可無患而我
公聲援鎖鑰遙助之功真不可少者過此暫還桑梓
龍臥鳥溪需握銓筦吾鄉兒童父老快覩相公還居
洛中情態可想第南來驛使傳言子情孔艱譬人咽
喉豈容稍梗婺室關心緯非所計然存身避地古有
明訓者俛俛未知所從種菽汲水何處可爲奉親之

計待公東歸求一一指教使人送過濟寧乃告馬疲
謹遣還報用此牋謝

答靳兩城提學

待聞趙村再在良訊屬念何深極願繼領一二微言
默消磊砢歸舟難畱褊心殊厭臨驛嗷雜撥掉之速
前啓畧陳會薛方山於清源時譚公謝跡濟陰昨未
及諗扣如抱欠事公斯文山斗斯世幘幪幸審思之
僕茲請告實緣老親相爲性命諭及蒼然之色豈名
實不入第一兆耶倘山中數年脩成杜機尚當有以
報公茲去畱尚係他人誠如教亦未免中縈也附使

再白謝悰泰嶽東峙回望增情

與查近川公

客歲仲冬上疏人還承公勞勉手書珍重祇益內愧
聖明方閔四郊多事天官太宰蒐選海內英賢以濟
時艱陳列播遺種種人物靡不入公記錄將用之不
匱而不敏如汝楠亦在公愛惜之中一去畱闕垂情
若此夫不敏且然況倍萬區區者此公之所以爲真
吏部而賢才之聚所以日蕃也第汝楠所爲益愧者
老親垂白以本無能爲之才不敢許身之日一而誤竊
寵靈叨升藩貳酬恩報本終何所底乎祇恐大誼兩

自序
卷三
失終玷知已不敢不謝亦不敢不再乞矜憐以求伸
其前志茲聊發端更有啓帖冀公竟賜曲全所以愛
汝楠者非特增一命之榮而已

又

入慶叅承極蒙殊眷文筵吐露盡寫深衷非公雅素
憐才肝膽相照何敢若此公於臨行繾綣相畱既察
烏鳥私情仍爲用世惜士此在我公弘寅亮於銓綜
維風教於進止當有並行不悖者但某筑子遠遊久
懷乞養近按印部益念迴車竊謂既發此心難以依
違如有所待徒使初心未遂純美不完即謂用世一
節某自揆庸劣無補昌時幸報効日長得返菽園脩
培根本仰酬知已豈曰忘之此情種種舍公誰告謹
因賫奏再以悵情奉瀆冲聽

致孔文谷方伯

我公校文兩浙時極承道誼之厚令人感鏤心骨自
後蹤跡相違不勝翹仰已酉入都之日適公戒發之
時恨不追攀遂使離別冉冉至今姚侍御自陝還吳
得聞公風采甚慰兼閱錄文教益殊多比至蜀臬憲
長路公亟道關中之會公且上書高尚威鳳冥鴻意
何遠也第牽躔一官未遂菽園養老之志方且圖之

無緣侍公對談衷素此懷祗自耿耿

致高選部大鶴

每惟乙巳之歲都下承公論心之譙清教寵別耿耿
不忘以後補守南嶽登祝融峯懋觀音崖過合契亭
徘徊久之赤帝諸峯龍潭諸水在目山高水長宛乎
若披先生之風而開襟承之也惜老僧化去無能識
仙蹤來去之詳者然大都令人可以想像先生自嶽
還高臥西州個中消息直超聖凡雖爲世道惜公盛
年謝籍金閨第性分中固有不以彼易此者初入蜀
境未緣即侍謹勒書承候起居

致翰林任固陵先生

兩日奉對個中意味雖未及飽參而機言所在已令
心契學教失真以養軀脩福爲盡太上空門之指以
發解出身爲升孔氏之堂踵承久矣非如公天■至
識孰挽回道運哉汝楠極鄙陋但知拜服高賢悟真
箋云不逢同志相規切時覺鑪中火候非旣幸違公
自當力制凡火使歸鼎鑪鑪中火候惟望規切謹此
畱謝并申區區所屬劉尹者惟不吝教講說爲諸生
加災於木併獻克覆甌之用止一部不及奉似山南
岷二丈乞爲轉白

與王文選夢鶴

僕誠東南之疎薄鄙人也憶十載以前渡揚子遵維揚因入天長見有令君不異古之武城單父變色稱嘆嗟服至今然公自天長陟鈞司曾不敢束刺以請繼見豈非疎薄鄙人哉公今又自司功遂秉銓選僕私心自念仁賢如公真爲天下士得人第如公僕自外何哉蒞銓之旬日叙遷司臬乃首及累歲泊守之陳人令人省循而不得我公陶成之自雖然知有說矣僕無能而淹固其分爾其跡則君子廉而闡之庶天下之磊落抑塞者又可知也公之存蓄類此秉選彌歲海隅幽遐靡不登庸世事豈不重有賴耶海內今稱多故古有格言惟人無競定非虛語若區區虛薄斯何足數哉以是頌公謹函爲謝昨聞公將徵鄙言用之覆瓿已屬舊門生朱炳如代申區區矣不盡衷悻伏乞垂原

答萬西原

汝楠每還山中飫聞令聞惟自乞侍念興百事懶廢至於懷賢結想固耿焉不忘者松雲掩閣晝雨劇談高倡先成鏗錡金石此樂無緣再得豈謂室遠實因愛已切於知年有不能暫出者耳仁侯折簡垂問首

及此情真照見肝膽也又惟我侯仁心雅節爲政精神震澤萬頃顧久畱未奉召命能不厯惻豈造物者因公之賢將使稔察東南之隱而徐展治安之籌耶來諭多事不意親罹自來理亂如環以皇極之學推之真有其來不可遏者彼賊慣勝我師數潰豈人力之故哉此奴毒殺狼籍凶氣所聚授首亦自有期起東山而潰秦渡瀘水而擒獲者天生斯人或已久矣獨師老賊繁干戈連結吾數郡生靈備經慘烈爾公今保又雉城努力支控時勢可爲至此已盡此後王張廟議事與會符區區當於草澤開瞻繫星光備外史紀太平之自不無重有望也謹對使勒啓抒謝

又

湖中輿誦竊計徵用耳目數郡之內首屬君侯可以觀仁侯登崇之前望孚遠近若此第山中日來聞捷海事似握勝機然軍旅猶痲疾也處軍旅之事難於垂成之候即負痲疾之患加於稍愈之時非我東南循良拊循吾民亦何以培植瘡痍也我侯首徵不待問者而宸綸尚遲旬日正隣疆之福君子用世在朝在外靡不願畱想仁侯亦自樂撫吾民而未忍去也擬拏舟西嚮伏謁政堂且循松雲故事聞兵戈尚隔

苕境願言未能謹遣人脩候兼謝專使之辱不盡之
忱惟冀尊亮蜀中新寄小集敢呈大方更願有以教
之

答張水南學士

畱京數承讌私得分席論文之末德誼之厚令人鏤
入心肺玄真解携浮蹤不定曠緬至今可勝嘆耶衡
蜀驅馳繼以大故音素闊稀蓋有繇也江令錢君會
有一日之雅託渠致牋有奉簡鄙詩想竟浮沉郭山
人歛來飛墜瓊音拜讀如侍几席山人亟誦見念我
公於不肖垂意深矣不肖益何可當訊公坵文瑋撰

此來篇秩彌富黃髮仙姿婆娑江海之上截彼瑯山
知不負公穹爵俯仰曾不得一徜徉山壑亦竟無片
辭聞於世者視公何如也對山人旬日不覺心飛大
江之陰大疏廩然海上生氣視師者仍免於以一薦
溷公公平生濟世惓惓之懷遜世無悶之志並見之
矣山人別去率爾刊酬兼承起居

答侯二谷

伏念南署綴行誼均休戚雲飛星散此別至今可勝
歎惋曩在江西偶附令第一書時方束書陪侍御南
歷諸部別懷萬端殊不及抽一緒也嗣聞令郎名上

賢書輒嘆都下見時一雛鳳爾今翩翩赤霄之上矣
擬馳爲賀無何遂罹大痛缺情太久嘻甚慢矣承兄
悼念遠問備及比年動息第凡三上書不獲見允強
親西行然在歷部間倏忽心悸遂棄公事歸省得侍
湯藥旬日乃訣第沒非故墟摧痛骨立稚子之哭亦
不德餘罰用是兩年之間哀病僅以不死然形容大
非白下時兄大製所云神能內守者矣平生所積縹
緇一旦付之烈焰此或山川之靈默以藏匿其人亟
爲收之使從今爲沒字碑翻有受用不敢以此置胸
臆也大名飭兵故事聞豫以臬翰目之今增廣順一
帶屹然爲赤縣藩籬知兄文事武備兼善其間郎署
學術已試端倪不日晉列九棘坐論疆圉籌畫瞭然
所不待贊者未諭鴈湖之思一何謙也開別緘昭告
先君幽明祇領之餘遂讀開府趨庭之句令人潛然
卽爲廢詩俟他日終誦祥琴旣奏之後乃竟軒懸盛
樂一部別有致請也終禮雖在旬日後然不孝多疚
之人祇合永慕隴樹_對征未息屬望公等附使布謝
臨書飛動

奉萬石梁方伯

門下盛德盛我湖郡汝楠屬在髫年雖阻于親炙而

得之風聲者實無既也越數歲我公復總憲敝省汝楠幸承大君子未光辱推家君舊誼曲垂優眷重以甄獎誼不敢忘別來每惟公凌雲直氣林世謹言檢鏡攸歸堪勵風節使公得秉樞機一竟澄清天下之志海內景光自當殊別不圖爲文法之臣競相鐫詆隆棟之材委而不用憮然爲駭至不可言說者謂公出處梗槩與東京節士同流而不免見阻古今一揆竊以廟堂之上自不可無剛稜秉直之人一使忍詢屈身者知愧也任賢不終公議遂廢可嘆可嘆獨昔司馬子長有云自古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個

儻非常之人稱焉我公他履歷汝楠即不知祇治湖卓異之政灼灼在人心肺兒童猶塗歌而巷誦之此我公雖見絀其心自足暴於天下風乎來哲也汝楠得告竊祿南曹仰瞻咫尺而時時自施平叔氏得公動靜爲之少慰近王君邦玉至偶辱知許見訪湖上又譚公懷抱淮陽之濱甚饒樂事外物龍蠖曾不入懷汝楠又爽然自失矣因其還裁書叙心不覺多言

答王提學敬所

粵使至開緘披奉大君子手教向奉觀記語乃舉子陋業亦何足評教道之不遺於細微也如是及靈明

之云恐操弋金谿之室夫金谿之學千百載上下南方宗仰汝楠少時即沉酣其說今儒下之資亦發勇猛今所云者恐學金谿而試之者試下一袖珍單方耳靈明之指乍聞其槩而不善保任者每每以任性爲率性空疎架漏至不自知不知三千三百即發育流行之體莫非德性苟非至德至道不行豈任性云爾也時三綱九法幾於如綫而知學君子又或如此如公身荷世教之責者何以救之國手濟人更有良劑區區遊方之醫其何能濟也如何如何若夫頭胸之說真如古宿所謂不識一字之凡夫可使立躋聖地金谿未發之妙吾陽明先生已說之盡矣傳習錄雕刻衡湘先以一帙奉覽序語不工明師在前難置一喙唯公教之

又

拜捧翰教并別示講義粵西商確宛然洙泗家法吾道幸甚第久已滿秩牽羈未行自愧寡昧無深切著明之効嘗於秩滿日題郡衙之自知堂云三年典郡愧無功坐看平蕪楚雨中千里何人最相識虛堂言有自知公此可以觀不能自慊之驗矣吾丈柄文一方慎勿令滿秩之日虛作此歎耳歲暮方且起元吾

丈力學印證此體與之同然否

與吳侍御疎山

曩備員歸德時郡事草創仰承我丈建白之後朝夕
震惕恐負當事者初議不久跼伏山中敝鄉一菴唐
先生自金谿還具叙我丈近況并造詣淵厚令益傾
注客歲朱鎮山兄云我丈起自金谿又還自濟寧而
使者文章皆以山林論薦乃知我丈蹤跡悠然塵外
甚高致也若以世事言之則人材在天下非山林即
閒散如時艱何哉言之可歎楠再守無狀待芟除惟
嚮往有道之心自謂真切忝列契末不奉書者幾十

年矣敢因舊屬林子之便附承起居

答劉侍御岳亭

九記見示高文妙思讀之欲罷不能而物外之致浮
溢言外非公蟬蛻埃壘與造物游烏能及此珍感珍
感楠備員守郡平生有大因緣二事登南嶽與見先
生今將奉先生於庠序致師事之禮而先生謙讓再
三豈區區果不足教也願先生不終固拒使斯典有
光區區倍償初願幸甚

與阮函峯提學

恭承手提文印閱歷江邦所過英賢悉荷甄錄值海

隅多事士益濯磨蒸然甚盛公挽回世道之力有潛
長而陰移之者至於宣風殿俗扞城吾民自來未睹
校文之暇經緯若此也汝楠從蜀入都請告還舍靡
日不懷想風誼冀一瞻承往往聞之在庠首列諸君
我公按湖惓惓齒及客歲又荷光惠益不敢自外唯
久離庭闈甫得寧省出門甚難因阻良覲馳繫幽僚
江流知之尚思當事亮我覆允陳情投分一丘久當
展謁今部移報罷且檄遣往世事如今有難以自擅
者老親亦督西征度無緣侍公天真萬松間矣謹勒
此專候起居并以代別金華百萬之衆樂在其中正
我公自證道力處也復何以教之

答吳霽寰

第數年以來自陳情以至廬墓孤懷鬱積知己曠緬
亦莫啓予常疑世間好事一切銷歇東魯使至開緘
誦詩春容盛雅才兼二妙令人不啻觀鯨海而遊鶴
天可道壯心尚未遽已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
爰土案區區才謝敏瞻未緣即報又不免於愁予也
岱宗闕里第早歲以祗役登遊懵然莫竟其趣今幸
有高賢萃止思繹舊遊又恐乏此一段良緣承示深
佩雅情要之合升天也聽之而已東鎮傳警京通震

驚進止難裁當於滄洲天津間徐待後報歸途謹當
如教期一晤於清濟之間謹此鳴謝所蒙

答茅鹿門

數日前一菴唐公來顧極道兄此還軒豁如平時不
置磊砢胸中誠吾湖豪雋弟已信有此讀來札凡弟
所欲言者兄已先喻之矣弟今何言哉三代而下用
世之士無算自子房不可及之外其餘或壞或全與
氣數推移曾見叔季人豪有橫厲直上者乎弟人豪
本色事變之來雖三黜九死自與戚戚凡夫殊致不
然金玉委之沙礫豈真與沙礫無異哉耿亮風流尚

足興乎一鄉而湖山草木無不為境內幽人增其靈
勝是當與兄共圖之耳條辨一帙極省苦心跡雖似
顧破甑然以兄平生砥節勵功以此白於同志昭示
後昆亦無不可者不必縈心亦何遽云剩語也海寇
滿吳越間當事者未展一策亦氣數使然徒勞扼腕
憤歎顧此奴猖獗數年為賊之智靡不周折而曾無
一事如古昔倡亂之賊斯可觀國脉之厚而東南亦
未遽有瓦解之憂弟計狼兵已至決戰在即此輩畫
退策以為進圖誘撤兵而仍入寇不免有連結歲時
之患耳盡掃攬槍太平一醉當在何時耶弟初十室

城中之意專為鄉賊比密察賊訊弟家去冬被患鄉
賊已知屢空禍兮禍倚庶可無患即今海上報急妻
子輩西入長興若寇盜狼籍地方鄉間愈熾始為入
城之計敝室請兄寧居其間須併前房成一佳寓兄
亦速尋一址相隔無多異日為兄比隣暮年伴侶同
心歲寒何幸如之

又

夷酋畱使架艘臨城其情偽不可知亦智算得失之
界也聞兄赴梅翁之約連日軍諮竟成何議汝楠極
謂昧但忝梅翁知己竊念不已兄其有以教我一面
疏請廟議畱孤注以防不測且止梅翁之東巡不諗
何如別兄甚念何日再晤專人奉啓新事不惜相聞
恐有以塞大變者諸不具

又

自去冬迄今閉門畏寇之外為老親視藥會上室若
上以非全策且徘徊山莽間坐不聞外問迺者忽報
兄東還甚詫人危機中果不能容一名賢耶可歎可
歎然枯槁夏畦亦自此遠矣但願東南即掃海氛與
兄約為太平之珉平分碧湖風月諷味玄指以培餘
齡亦無不可知兄不為此戚戚也弟初陳不允再上

書格于銀臺不爲封上行止無地老親督令獨行至
地方纔可上書鄙意直欲棄之埃罪草澤兄平生一
體肉骨也其何以教之寇報甚急花林非所居之地
城中亦洶洶流言括耳挈舟至東林稍移入弟所共
作避計不諗何如專人先候道路體履容面悉所欲
言

又

弟積勞深痛冀以祥祭之餘苦臥深山聊爲存身之
計以慰先君於泉下緣此兩年之間蹤跡罕投親故
之門因臧堯山還一出遂欲從水口抵花溪一扣見
兄并談兩年海上顛末乃聞兄行跡如雲悵然仍返
敝廬無何妖寇洶洶閉戶至今兄避寇倉皇之狀令
人可想雙林烏鎮之間不啻咸陽烈火而兄居獨得
無患誠可酌觴以相賀也第此事直見戲耳不足以
辱執事之鴈行而污大將軍之斧鉞者不諗兄贊總
翁何以脩入告之詞乎海上戎首方舟而至所懷何
心總翁百戰功勳在此結局一段精神兄見示不及
此何也別示兵事未竟而文法先從而維之恐執事
者束手且知風之自用財有所不惜亦豈總翁本心
哉再見總翁速罷不急之工節提編之用以塞多口

至於大激勸大施爲用之行師者亦烏可遽以人言
箋箋蓄縮也喫緊一言履盛處功危不可喻震於其
鄰今且奈何爲翁心誓亦嘗晝夜思之矣兄必有妙
解處願不惜教我

又

楠自結束承兄錄爲心知之友奉教良多然每一觀
遇兄見彌高客歲握手前山之麓一夕晤言之間偏
匝宇宙結以心期楠益嘆兄厥脩之益當不可量是
時楠方困於新州又繼之以慘怛痛結之時徒傾嚮
慕未暇尋繹別兄之後以輟哭之晨痛自思惟三年

恭默古人非塊然纍囚以忍瘡痛必有不言之思不
動之覺於愁抑之中得震警之意偶於一日瞥然若
狂哀驚兼至雖未能脩其所悟聊能悟其所脩遂欲
千里馳書以告於兄如得醍醐以飲兄弟或好之懷
方不自己而聞兄且有左官之命南北踪跡未有定
所遂遏而不發耿耿至今夫以兄奇瑋介特十載令
名入而爲吏部以世人之拘瑣齷齪傾構擠陷出而
判廣平皆世道之所有故聖賢於五福六極茫然不
齊之氣無不歸之於天至於立言及太史之文先儒
謂借史才以發已蘊非天下萬世之公故不必觀其

自叙而太史爲人之狀已散見於諸傳矣韓文最醇其友人張籍貽之書曰近日甚怪君爲駁雜不實之文以累於道程夫子亦云韓子之學華蘇文忠見放之後友人畢仲游貽之書曰近知君以言得罪銘箴序記之文務爲炫耀以夸世是亦言語之過也四先生之文所以不免有道之議者各以其不平而鳴遂多太過不安之詞非有德雍容之象其自謂不受煩瑣憑籍文藝而能必失所憑依而餒故君子但嘉其文而非所以通於論道使四先生而達孟子知言之指則立言亦甚可懼也昔者孔子當道之不行不得已而竊比老彭孟子之言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太史公欲以區區之褒貶附於春秋何其不自知哉春秋之旨本於詩大雅清廟悠揚婉微怒者不激喜者不淫使雅頌常存則春秋有魯史在何必作也且平王以前未嘗無史孔子之智豈不及紫陽之爲綱目自伯禽以後皆爲之筆削哉繼詩而興明其不得已也唯其立言之意出於不得已故其所是所非不改於詩人之旨寓直於婉不改於詩人之詞使聞者微而知勸懼而不怒此夫子之立言視數先生者何如哉即夫子之不得已而言則夫子窮而可以忘言達而

即夫子之不得已而言則夫子窮而可以忘言達而

可以行道夫子又宜何如也故立言者夫子之末節而夫子汲汲於脩德爲先忠信爲業爲吾人安身立命之學至於所謂忠信之道大端亦在脩省言辭恂恂便便閭閻侃侃脩省之用也至於六經刪述脩省之準也建大中而不過積和順而不詭立至德以示天下後世而不以文詞稱斯道之在人至今若揭日月而行者蓋猶衆流之必有源萬木之必有本也舜傳說膠鬲困窮拂之而動其獨知之心恐其欲流之性心性者弟之所謂本源也名爲世忌而益之以偏激無本之文是惡影而奔也故與其即枝流而迷本源不若反本源而自然不窮也以是大行以是窮居以是卷之至密以是散之至文焉往而非至性焉往而非歡愉恬暢之地哉凡兄之文富而不艷奇而有典第不敢以兄所自知者贊兄乃以弟自知者致規於兄也請兄自今而後不入煩瑣之思不作奇特之想旣不必如所諭作意立言又不必如所諭憂逃人世但密求本源安身立命豈不坦易豈待依憑而種種心聲亦無出於此不然激而成文文則美矣而無以考德則兄不可以不省也兄肯裁示尚有以復不次

又

自睢抵邢無地不與六名爲隣亦無地不可以託鴻
鱗之便者乃無一字達行臺非誠可怪耶是時城浸
竈沉縱橫途潦呻吟垂絕者狼籍道路輿人夫役枵
腹用力十步一止古之遠臣向京即笑逼近神州豈
宜覩此鬱鬱如醉不及理書札事此懷可想也承兄
先附東洲憲使書已懇切嗣又戒亭候致迂多所負
兄將以何日償之耶第三書及潯陽兄事幸而不死
骨肉柴立昨造榻前即以禪家心死然後神活之話
告之恐此兄多思故也令壻甚勝可以爲慰唯古渠
不起五口客亡非但罹之者不堪言之者亦欲泣下
吾兄仗義知不啻以處沈虛舟者處古渠也再接再
言骨肉道誼一體相關弟本漸謝芬華將狎泉石何
心復爲督學不諒我者立薦弟暨兄於端揆必固以
代鎮山遂發其中心之語蹉乎何至是哉冥鴻且欲
翔乎煙島之外而蔚羅者方靳稻梁必俛首而後飲
喙之真可發一笑耳拙詩加災於木始於舊屬葛子
升菴見而贊之弟未及觀故多未刪之詩亦頗遺得
意之詠及見則多方取梓束歸置之高閣平生空談
曩昔亦有俟後之思不敢誑兄者第非有德之言或

五十六十時稍稍有聞蛻蟬變唇泯然蹊徑此時亦不敢怪人流傳今作直覆酷具何足談哉倭警異常聞偵者獲訊得吾湖地圖於彼中欲以震澤爲昆明最可痛恨天之祚國必無此事書生過計萬一不支我輩焉如哉武溪卜鄰亦爲權計可爾雖然大藩元氣所係東南衣冠濟濟豈無英雄殲此鯨鯢恨不早學龍韜擐甲南向鞭殺此虜然後朝食謀身北向謝國况之憤懷視弟何如一力一騎甚濟所乏附此宣謝尚有未盡後東罄之

與李近麓侍御

汝楠自惟外藩散僚趨謁霜臺等威有截我公以禁中一觀見之誼欵洽春容觴之別館縹緗申贈使護千里何君子加禮之周執德之厚而區區何足以當之夜發東關承遣尹生天任相訪持公校拔藝文一卷見示此生文理燦爛比行雲清溜如注水將來於畿試庶幾哉可與余毅中等倫非憐平生知此臭味何以見及第窺我公秉裁焙桃李之意於澄清淮海之秋規模深遠矣尹生更願諭之爲文章如樹芳草達其生意務俾暢茂各形自性不相比倫勿以中程高格諸文橫置胸臆務在模擬此非但利於科名世

間真文繇此闢其堂奧矣恐負來辱敢爾喋喋謹附
還使專申佩謝并述下懷

答徐近齋

舟中細誦赴鎮大篇翩翩有子建自試逸氣及檢獄
錄新律八章既旨且多真與三觀爭雄兄本兩浙雋
異年來敷歷稔觀魯道所得弘深宜其颯颯洋洋臻
聲詩之盛也弟廬居以來崩廢詩樂稍理舊業自愧
乖於聲音之道無能屬和唯有敬羨脩途覲逢知己
寵之秩筵護之出疆種種皆慰客懷而尤感於衷譬
之空谷獲聽希聲爾謹此叙謝

與臧堯山

都下五十日聚首勞勞塵喧中亦自有興味別入道
路發潞數程忽忽無棕中夜自惟雖別離嬰念業已
上書當脫吏網何不灑然恍惚若此此何祥也既而
抵家上堂嘉慶又一家無恙嗣事亦有萌芽方自幸
間而鉅寇猝至倉皇奔避傾仆傷割之狀有不可言
者然纔得此生便有餘快自訝恍惚猶昔果見海賊
再至殘冬雙林之慘燒焚灼焰徹於敝廬猶幸隔縣
孟春深入自塘西抵新市稍逗感溪經菱湖南潯則
敝廬之不燬直毫髮間耳人雖稍寧此輩一日未滅

則一日可虞兼之風聲鶴唳于隣驚竄則一家搖動
何意吾東南美地一至此也兄在都下曾聞其詳否
弟初嬰一家上下之慮至於病憊今又自廣人生在
氣數中隨彼化遷且奈何哉弟此特士夫自安之說
至於肉食謀國則別有可言者言之祇增懣鬱之懷
周定回備奉教誼及誦午翁潯陽二公書念弟行藏
可謂懣懣旣落時套不無終身去畱之算弟陳情高
誼古今興懷即今窮約終身亦自靡悔奈何未能仁
於父子亦果有命耶本欲從潯陽兄諭且徘徊山墟
議者謂遷動由人時例可畏坐獲遷命萬一有之亦
非全美也老親頗以爲然督於三月西行弟當勉強
一出從彼中上書命也有性力圖一去耳必須轉達
二翁爲弟造命此行猶壯不然叱馭至再淹畱危道
弟何以堪故鄉晝遊歸省堂上固仕林快事但郎官
立定脚根乃平生事業之本故鄉亦方多事况堂翁
爲吳默翁鄉邦長者事之不無有禪且安意勿動歸
念可也

又

冬春之交草寇倭奴交警舉家震驚之餘季月甫定
累承手書督弟西往老親深然之亦令發家弟任宦

廿載遭遇奇窮雖殘冬叨陪真不敢厚望念別庭聞
兼彌月小男不能捨去在途悒悒如醉兩旬乃入黃
梅忽奉除音乃移江右逾涯之渥莫知自來豈欲借
淹遲以風有位耶抑天上故人有相念者耶願聞其
詳俾無失知己及銓叙之意第此移老親極其驩喜
舉家亦欣便藩得以返顧在弟則陳情報本之時一
捧近檄恬然赴官豈理也哉海事已有勝機天之所
支豈小醜能壞乎第東南民力竭矣有司因兵興出
格行事反增漁獵之輩監司澄汰之法有所不行元
氣隱憂恐尚如昨也宅上俱安兄宦況何如惟力道

壽不多談

又

京使回承兄高捷後第三書近得南野先生講學甚
有發明此亦吾兄發身以來第一好消息也可賀可
賀但講學一事有講而後明者有講而無益者抑有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是以君子貴辯志耳觀齊景
公千駟之云則富貴不可爲觀仲尼之門童子羞稱
五霸之云則功名不足爲從此揆尋上去惟有志道
一事而已浩然無極二翁以大丈夫一條爲浩然之
實以無欲爲主靜之真方是千古志道樣子而謝顯

道亦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休歇所以爲程門高第也敢以此扣兄講學所得抑如隨行而講不免夾帶者乎抑亦有必爲古人而弗屑墮於功名富貴之志乎茲必有說以復我然次第爲兄言之也聞使者云兄恬然閉戶弗聞館選先輩劉忠宣公不肯畱翰林願出諳世事乃得兵曹竟爲名臣兄之初念自考視此何如又得竊窺兄家書恭儉持身之意益惓惓焉此可以觀兄獨知之微檢身之實矣凡此皆可爲兄賀而登第反不與焉令眷入京兩郎秀穎可喜知足慰兄旅懷如弟子踴之人方奉君父之命孤征西嚮云就之志兄所素知者而事幾所在兄能察當路之微言否幸不惜速遣相聞

又

自承大捷以來奔馳道路及寧親舊里日疲應酬以此奉書不數外父暨茗泉屢得攀侍向所諭及俱已悉言比同至省爲兄治舟并乞關文亦各就緒但聞邳河淤阻東道多警更過宅上斟酌之爾兩接手教惓惓下問乃知士人出身之會固終身爲善之地也甚惻甚惻弟以童子入宦中間嬰纏世好不一迄今未有所成無足告兄者惟自省迷途堪爲允鑒者將

次第奉聞於兄兄承忠孝家風又素感慨不落時套
節目大段知兄不謬唯是精神可惜注向須諗吾輩
自期不必遠慕本朝先輩內之作養館閣外之經畧
疆場其於詞章技藝俱或不能少過唐宋人物然而
輔贊二百年太平之盛其精神所注可得而想無非
從真朴中陶鑄出來空同李子所謂寔斷斧擊者真
唐宋諸賢所不可及願兄應酬之暇熟觀先輩名臣
蘊量并其得力處非懷終身之令圖則負世道之重
寄其他糜費精神者一切拒而不受於胷中了此一
段更相機運用善用善藏或畱作養或出經畧唯其
所遇庶不錯用心神勿如弟之二十年謬悠悔不可
及也何如何如弟還家後即擬上書乞還老親固云
未赴蜀猶郡職也何以列銜上書勉令入蜀纔上唯
是依戀之情難遽出門尚俟秋深以為行止因姚侍
御兄赴京之便附書奉候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and includes characters such as 知 (Zhi) and 不 (Bu).

